

新 聞 學 叢 書

戰 地 記 者 講 話

卜 少 夫 著

文 通 書 局 發 行

卜少夫著

戰地記者講話

文通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初版

新聞學
叢書
戰地記者講話一冊

每部戰時售價國幣七元五角

版權所有

編著者 卜少夫

本叢書主編者 謝六逸

發行人 華間渠

印刷所 貴陽西郊蔡家山七號
通書局

發行所 貴陽中華路五十二號
文通書局

翻印必究

本書係在貴陽印刷一切材料均由省外運來所需運費甚鉅而貴陽生活又復高漲成本因以增現售價目包括運送各費在內本埠售價概不加成外埠函購照郵局所需寄費實數增收

新聞學叢書總序

近年以來，我國朝野人士鑒於新聞宣傳之不可玩忽，對於新聞事業與新聞教育部同樣重視。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一日行政院訓令內政軍政兩部切實保護新聞事業人員。又於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經行政院通過「新聞記者條例草案」原案共計二十四條，其第五條云：

凡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聲請給予新聞記者證書：

- 一、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新聞學系，或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得有證書者。
- 二、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或專科學校畢業，並服務新聞事業一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 三、在教育部認可之高級中學畢業，服務新聞事業三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 四、曾在新聞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新聞管理服務三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 五、服務新聞事業五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由此五項規定，可知要做一個新聞記者，非有新聞學的素養與實地經驗不能負荷本身的重任。其實在二十世紀的今日，一個現代化的新聞記者，一方面應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史地的基礎知識，一方面又須有堅強的寫作能力。他的學識修養，必須較之常人加倍的努力然後才可以說得上指導社會。

在我國出版事業的洪流中，新聞學書籍還是落後的，所以目前一般從事新聞事業的人員以及有志於新聞學研究的青年，仍然感到參考書的缺乏。因此我們決定編纂一套「新聞學叢書」。內容包含新聞學的各部門，例如編輯，採訪、寫作、印刷、管理、新聞史，新聞教育，各國新聞事業，新聞儲藏保管，新聞學名著選輯等等，分期出版，以貢獻於有志者之前。自然我們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不過借此做一番拋磚引玉的工作，希望將來還有更偉大的工作者，使我國的新聞學研究，也不弱於他人，那末我們的志願，就算是達到了。

謝六逸

民國三十一年
九月十六日

戰地記者講話

目次

工作新方式	五
從軍準備	二三
走向前線	三三
較平靜的日子	四一
戰鬥或戰役中	四九
將領素描	五七
空襲經驗	六九
怎樣發電	八五

戰地記者講話 目次

通信內容形式

不要忘記自己

一〇一

一二五

作者小記

我有十月記者生活，仔細的分析起來，是「寫」多於「編」，換言之，採訪工作佔去大部；以「編」而言，副刊版又多於新聞版。所以嚴格說來「編」的經驗，恐怕異常淺薄。在中國習慣上，我道道地地是個「記者」了。（普通稱記者，似專指外勤採訪而言。）

我所工作的報社，有很多現在都不存在了。比如：嘉興的嘉區民國日報（民國廿一年）南昌的真實報（民國廿二年），南京的扶輪日報（民國廿四年），南京的新京日報（民國廿六年）；〔註〕祇有南京新民報，（現移渝出版）香港立報，廣州中山日報（現移曲江出版），和漢口武漢日報（現移貴陽出版，改為貴陽中央日報。）是我曾經工作過而目前仍繼續存在的報紙。

註：括弧內年份，係我在工作的時期。

七七爆發的當時，我仍在東京，直到八一二的前夕，才回到上海，（民國廿七年）

三月赴港、亦留滬的一段期間內，除主編汗血書店的戰時三日刊外，並編譯廿冊抗戰小叢書，這些書都是銷行在南洋一帶；八月初，擔任立報及中山日報的戰地記者工作赴漢，後來又擔任了當時的武漢日報的工作參加武漢外國戰一役，至是年年底武漢失陷長沙大火後，才取道桂林廣州灣返香港。從廿八年起，我就以立報的撰述（寫社評，譯專稿，編副刊。）和爪哇吧城新報貴陽中央日報的駐港記者三個職務，工作到廿九年三月。三月十三日取道海防回國，以貴陽中央日報，與爪哇吧城新報的特派記者工作到現在，其間，曾參加了桂南戰役。（武漢日報因當時它所處的地位的關係，貴陽中央日報因控制於西南交通的中心，先後由於參加它們工作，在各方面曾得到很多的便利，因之，我深知道一個記者所屬的報社，影響於他的工作是非常密切非常重大的。）

這兩年來的戰地生活，老實說，非常平凡，在同業中，比我在此方面經驗豐富，而學識優強的很多很多，倘使要著述這樣的書籍，實在輪不到我，不過抗戰已將近五個年頭，戰地出入的同業在百人以上，截至此時止，還沒有這樣的一本書，這是令我有此勇氣

的主因；其次，我是一個對新聞學極有興趣的人。我做過日本明治大學新聞系的學生，我深知有此志趣的人們的不滿足——中國的新聞學方面的書籍太少了。它們往往又都偏於理論方面的。我既然有此一段淺短的經歷，何不作為一種拋磚引玉的嘗試呢？至於在個人方面，一則紀念我十年來的記者生活，一則用以向教誨養愛我的師友們致最深的謝意。

本書作者其他著譯

1. 日本面孔

國民出版社

2. 蘇聯紅軍

光明書局

3. 被圍的日本

石丸藤太著

光明書局

4. 日本史（一部軍閥專橫史）

商務印書館

工作的新方式

中國之有正式的戰地記者，據我所知道，大概以一二八爲矯矢。那時候，最活躍而有相當成績的，是所謂上海大晚報的「三劍客」——黃震遐，張若谷和萬國安。（黃現任新中國出版社軍學月刊主編，張留滬中美日報工作，去年被敵拘捕後引渡致法租界，後又被送虹口，迄今生死下落不明。萬任航空委員會空軍總站政治指導員。）因此，後來馬占山將軍在東北抗日時，申報特派萬國安出關採訪。

這是一種工作的新方式，以前，沒有成例可援，沒有標準可資借鑑的。爲什麼這是中國新聞記者工作的一種新方式呢？

第一、是環境不同，一個外勤記者，無論他是屬於本地報社，或是外埠特派駐在的記者，以戰前的南京來說，他的活動範圍是南京市，他所聯絡發生關係的場所是各院部會，他可以逐個地建立工作上的基礎。環境變永久，變固定，而變動不致太大；可是戰

地却不然。荒村野店，窮鄉僻壤，缺少一切都市中物質工具上的方便，並且時時刻刻有變化，在一個戰役，或一個戰鬥之後；再者，又要預防到個人的安全問題——敵機空襲，戰畧或戰術的前進與撤退，以及飲食起居不慎致罹疾病等等。

第二、是對象不同，顧名思義，既是一個隨軍記者，出入戰地，當然一切以戰事的演變，（這其中包括戰局的預測，經過的追述，與一戰區或整個體局的影響，意義，……等等。）高級軍事指揮者，士兵，武器，戰畧或戰術的應用，當地民衆，物質供應，地方政治組織，……爲對象，而這些大都隸屬於軍事專門學術方面的，平常一向採訪政治，經濟，文化，建設方面消息的，對此實在不習慣，要感到陌生。

由於這種原因，使新聞從業者在腦筋裏產生兩種反應，這兩種反應，仔細的分析，可以說是一物的兩面，即：一方面感到新奇，刺激，有趣味，大家都願意去做這一項工作；同時，另一方面，也顧慮擔心着自己的身體欠健康，以及種種危險。生活的艱苦，工作茫無頭緒，而疑懼不歸負擔下來。不過，正等於中國的抗戰，是有史以來所未有的

大時代，中國的新聞記者，捲在這大時代的浪潮裏，他們過度的興奮着，尤其是在抗戰的初期，人人抱有獻身的勇氣和決心，當他們認識這一份工作的意義，以及廣大衆的影響，無論在當時或未來的時候，他們的熱情，衝破了一切理智上的顧慮。因之，結果是第一種反應戰勝了第二種，而形成一個大批青年記者走向前線從軍的蔚然的現象。

（這裏，不得不提及的，是客觀的要求，中國新聞紙在抗戰期中巨大的變化——這是新聞紙的讀者們所強烈的要求，甚至可說是壓迫着的，新聞紙不可能不在這方面——關於戰事報道，來盡量努力以滿足它的讀者們的此項需求，否則，它的存在會發生直接最迅速的影響，至於發展方面那更不成問題的了——我可以舉出淞滬作戰時期，上海的立報大公報的發行數日有增加，受讀者們歡迎的事實來做例證。當時立報有曹聚仁和舒宗僑，大公報有長江、秋江、楊紅、小方，來專門擔任戰事報道的工作的。所以報紙需要戰地記者，也是促成很多知識青年或文化人——他們有很多從未從事過新聞工作的——參加這個新的新聞戰線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嚴格地來說，抗戰四年來，在這一工作新園地內，我們的成就是太少了，換言之，我們沒有做到所期望的水準以上的程度，（自然，我們也可以說有此成績是堪以自慰的了。）其所以然者，原因很單純，很明顯。那就是中國新聞事業的基礎，原來就不夠堅實，完整。且丟開新聞事業的其它方面不去說，單以一個報社的外勤記者，或稱採訪記者而論，（這是狹義的，直接的和這方面關係最深最大。）實在不容許我們今日作此求全之想，求全之責。

過去，無論那一個報社，對於外勤記者都不大重視，一個外勤記者在報社中的地位與待遇，在編輯部（有許多報社另有採訪部的組織，但採訪部的地位，事實上往往不能與編輯部平行。）中，除去校對以外，似乎是最低的一種職務，這情形，尤其是在中央通訊社成立，以至事業擴大，工作展開之後，特別嚴重。那個時候，各報社甚至用了外勤無可活動，於是以節省開支做理由，而裁去採訪部，或辭退外勤記者，或以外勤記者調任別項工作。

這個表面上的理由，似乎不是沒有根據的，爲什麼呢？爲當時中央通訊社的工作，已分佈於全國各大城市，各地的機關團體，都給它以最大的利便，舉凡重要的消息，它很少的遺漏的，此其一；它自己已有電台，收發迅速，此其二；所以一個在現中國的情形下的報社不可能和它競爭；至多是在本市範圍內多找些社會新聞。此外，即使一個報的記者，獲得一項重要的消息，而此項消息又爲中央社記者所未採訪到，或遺漏的，或者須等到一天之後他們才得到，然而政府設有新聞檢查所，你的這條「特訊」，很少能逃去檢查機關的「扣留」，「免登」「留問」「緩登」的處分的，因爲他們第一個原則是以中央社爲標準，中央社沒有這消息，恐怕靠不住，最低限度，或要發生問題；第二個原因是事可少一事，不可多一事。

這種理由，如果能成爲理由，是不免「因噎廢食」了，這是不合理的，反進步的現象。世界各國，你舉出歐洲的德國也好，你舉出美洲的美國也好，你舉出亞洲的日本也好，他們沒有國家的或私人企業的大規模的通訊社嗎？他們沒有國家新聞檢查機關嗎？

但是，他們的報社因而就沒有自己的採訪部外勤記者了嗎？

在採訪工作根本不爲報社（這是不可想像的一種滑稽狀態）所重視的情況之下。我們沒有理由再來論記者的專門化這一問題了，像在其它國家的報社中有軍事（海、陸、空）記者，有外交記者，有經濟記者，有政治記者（還有議會記者），有社會（戲劇，電影，體育……）記者等等專門記者那樣。

我曾經約畧的統計了一下，從軍的記者中，百分之九十，年齡都是在三十歲以下，至於他們的姓名及所屬報社或通訊社如下：

大公報

長江，秋江，小方，楊紀，楊令德，朱民威，高公，

立報

曹聚仁，舒宗僑，

新華日報

李密林，

申報

陳賡雅，

新聞報

陸怡，錢華，